

(法)
安热拉·利埃比
&
埃尔韦·德·沙朗达尔
著
黄冠乔
译

Un livre sur la vie

好好活，



因为我们会死很久

我们都会老去，
老到不得不离开，
所以，
生命中的每次日升日落都值得珍惜……

Une larme m'a sauvée

好好活，因为我们会死很久

(法) 安热拉·利埃比 & 埃尔韦·德·沙朗达尔 著 黄冠乔 译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万卷出版公司

© 安热拉·利埃比 埃尔韦·德·沙朗达尔 2014

Angèle Lieby avec Hervé de Chalendar

Une larme M'a Sauvée © Editions Les Arènes, Paris, 2012.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published through Dakai Literary Agency

辽宁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 06-2013-269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好好活, 因为我们会死很久 / (法) 利埃比, (法)

沙朗达尔著; 黄冠乔译. -- 沈阳: 万卷出版公司,

2014.1

ISBN 978-7-5470-2754-7

I. ①好… II. ①利… ②沙… ③黄… III. ①随笔—

作品集—法国—现代 IV. ①I565.6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244231号

出版发行: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万卷出版公司

(地址: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29号 邮编: 110003)

印刷者: 北京旭丰源印刷技术有限公司

经销者: 全国新华书店

幅面尺寸: 145mm × 210mm

字数: 280千字

印 张: 6.5

出版时间: 2014年1月第1版

印刷时间: 2014年1月第1次印刷

选题策划: 刘乐里

顾问: 庄 平

责任编辑: 张 旭

特约编辑: 褚宇恒

装帧设计: 吕彦秋

ISBN 978-7-5470-2754-7

定 价: 29.80元

联系电话: 024-23284090

传 真: 024-23284521

E - mail: vpc_tougao@163.com

网 址: www.chinavpc.com

常年法律顾问: 李福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24-23284090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印务部联系。联系电话: 010-63407366

献给卡蒂、塞莉娅和梅兰妮，

诚愿这本书能陪她们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人生之路。



序 言

[好好活，因为我们会死很久]



写这本书，我最初的愿望只是想和那些有责任感的医疗工作者聊聊他们的服务对象：病人。这本书既不关乎医学，也不属于探险小说和传记，这本书讲述的是一段与病魔抗争的经历。

本书难免有以偏概全、有失公允之处。常言道：“当局者迷。”作为故事的亲历者，我对很多细节也不太清楚。不幸的是，我并非唯一一个没能弄明白这一切的人！但是谁也不能怀疑我所亲历的这个残酷问题：病床上的痛苦。

我常常痛苦地琢磨这段往事，到底是公布于众还是让它随风而去？由于生存的本能反应，我们尝试着删去对最痛苦时刻的记忆，



因为那妨碍了我们重建自我。

当然，我身边的很多亲朋好友，因看到我一直困扰于那段往事，而忧心忡忡：“别老是想过去，你这是自己找不痛快！最好多说说积极的事……”

对此我完全同意：我的陈述当然是积极的。它的本意不是要宣泄愤恨，或者找谁算账。

我很早就决定不提诉讼，不去追究责任。同样，我的文字既不是控诉，也不是抱怨，而是为了帮助别人，为了使我们的医疗救护更能为患者考虑。

为了让人们听到病患的心声，让护理人员自我反省。

我代表那些像不久前的我一样瘫痪在床、无法言语、无法动弹的所有人。

我应该写作，因为一段经历应该发挥它应有的作用。

因为，错误随时会发生，但不应该反复发生。

目 录

[好好活，因为我们会死很久]



- 序 言 / 001
- 1 一个人的深夜 / 001
- 2 指尖的刺痛 / 005
- 3 错 路 / 013
- 4 我的躯体是活棺材 / 017
- 5 疯子们的故事 / 021
- 6 无名野兽的獠牙 / 028
- 7 如同在关塔那摩 / 034

- 8 我快要升天了 / 038
- 9 “致我们亲爱的妈妈” / 043
- 10 在窗帘后面 / 050
- 11 电子噪声 / 056
- 12 预言者 / 059
- 13 眼 泪 / 066
- 14 警 报 / 071
- 15 初级康复课程 / 076
- 16 比克什么? / 085
- 17 玩巴巴球 / 089
- 18 一台机器 / 093
- 19 老虎凳 / 097
- 20 “熨衣板” / 105
- 21 一病接一病 / 109
- 22 呼 吸 / 116

23	水的故事	/ 121
24	本杰明·巴顿的表情	/ 124
25	生活的必修课	/ 129
26	“我爱你”	/ 135
27	小毛病不断	/ 141
28	再次恶化	/ 144
29	抵 抗	/ 155
30	一片新天地	/ 161
31	回到出生地	/ 165
32	你好，春天！	/ 172
33	从结局回到开始	/ 176
34	另眼看昏迷	/ 184
35	见 证	/ 193

致 谢	/ 195
-----	-------

1_

一个人的深夜



我在哪里？

一片漆黑。我在黑暗之中。黑得如此严丝合缝，完全看不到一点深浅变化，没有一丝光亮。这黑暗是要把我囚禁在恐惧中，还是要将我保护起来，我不得而知。这使我回想起了孩提时期，自己又怕又安心地躲在黑乎乎的橱柜中的感觉……

我努力想要看清四周的环境，但什么都看不见。这黑暗实在太过深沉。我的眼睛到底是睁开的还是闭着的？无所谓了。我甚至懒



得去寻思发生了什么事。我只知道此刻自己并非独自一人，我听到旁边有人。是一种急促的呼吸声，仿佛一只狗在喘息。

那是一个人还是一只动物？

目前最要紧的是，我觉得自己喘不过气来，胸口仿佛压着块巨石，我必须顶住它才能呼吸。于是，我鼓起胸腔，由于用力过大，我听见自己的肋骨咔咔作响……惊吓之余，我赶紧停了下来。但是这股力量拼命地把我往床里边挤压，我绝对不能任由其把我压扁。

在这彻底的黑暗中，我得用力挣扎才能呼吸。发生了什么事？现在这样到底是怎么回事？毫无疑问，一定是发生了严重的事故。我得弄清楚。现在，我必须保持冷静，然后好好思考。

我记得很清楚，自己来到了急救室：我当时头痛欲裂，剧烈的疼痛把我逼到了医院。还有哪儿比医院更可靠呢？从那之后，我的世界就一片黑暗了。医生在哪里？护士呢？雷伊上哪里去了？还有我的亲人和朋友呢？什么东西压着我？我一挺胸，肋骨就咔咔作响，弄得我现在既不敢与之硬抗，又不敢任其压下来……

事实上，我怀疑是不是整座医院都压在了我身上。

或许是这样：发生了地震，我被埋在了数吨的瓦砾堆下。旁边这个急促的呼吸声，来自另一个被这末日降临般的大塌方困住的幸存者。但除此声音之外，四周万籁俱静。地震之后总是这样安静

吗？巨大而喧嚣的灾难过后，都会出现这样死一般的寂静吗？

毫无疑问。就像暴风雨过后总要安静一阵子一样。

但奇怪的是，除了肋骨被压得难受，以及这谜一般的无边黑暗，我感觉良好。可以说生龙活虎！我刚来医院时，偏头痛让我死去活来，仿佛有人用老虎钳死命地夹我的脑袋。现在，头已经没事了，换成胸口遭罪了；这样虽不舒坦，但疼得没那么厉害了。

时间在流逝。我尝试笨拙地模仿身边那家伙呼吸，以那种快速、机械的节奏，像狗一样喘气。我总得找点事干。很快我就累了。我仍然觉得呼吸困难，看来没法再模仿他了。

算了。我放弃了。我有点昏昏欲睡……

一些声音把我吵醒了。这些声音非常平和，还伴随着脚步声。有男的，也有女的。我听到一些简短而有用的讨论。他们谈论着病房和病人。

“你护理过230号病房的病人了吗？”

我在心底微微一笑。太好了！所有的疑问都豁然开朗！我还在医院里，没有发生什么地震，房子也没有倒塌。我当然也没有被困在衣柜中，而是完好无损地躺在一间病房里，就像其他普通病人一样。但我为什么还在医院里？我想他们忙完了日常例行的工作，就过来检查我的身体了。他们张开了我的眼睛，原来我是闭着眼的。



然后是嘴巴，我不知道这是要查看什么。

之前病情严重吗？这是怎么回事呢？我并没有出什么意外，只是头痛而已。我可能只是来医院住几天。正因如此，我才会和旁边那位沉睡不醒、有着动物般怪异呼吸节奏的病友共用一间病房。我现在处于神志半清醒状态，等我完全清醒过来后，就可以回家了。

说不定，我还能去跳舞呢！

我是在做梦吗？有可能。

那么，人在做梦的时候，会寻思自己是否在做梦吗？也许吧，就像我现在这样。一般而言，梦不会持续太久。

这些人翻开我的眼皮、撑开我的下颌想干什么？为什么他们特意过来检查我的情况，而不是从我身边走过？现在放开我又是为了什么？有人能向我解释一下吗？

男士和女士们都离开了。

为了不让自己闲着，我努力回忆过去。我想起了我在这无边黑暗里醒来之前发生的全部事情，一点细节都没落下。几个小时前发生的故事就像播放大银幕电影一样，清晰地投射到了我的脑海里。一方面，我很庆幸自己还能记得如此清楚。另一方面，我已隐隐开始担忧未来将要面对的一切了。

指尖的刺痛

2009年7月13日，周一。时值夏季，国庆日前夕。所有人，至少大部分人都在度假：那些“七月党”^[1]们在海滩上优哉游哉，“八月党”们则调休过长周末。而我呢，今天凌晨4点就起床了！我上早班，从6点到13点30分。

上班时间我倒无所谓。下一轮假期很快就要到了，上一次度假

[1] 指在7月份度假的人，后面的“八月党”指在8月份度假的人。



也才过去没多久——两周前我和雷伊去了希腊的罗得岛^[1]。畅游于蔚蓝的天空和大海之间，实在太开心了，每每回想起这次度假我都会情不自禁地微笑。人生如此，夫复何求！在日出之前起床一点都不可怕：我就属于早晨。我已经习惯了每两周中有一周这样早起。

一周从6点工作到13点30分，下一周则是从13点30分到21点。这样的工作安排确实很辛苦，但至少，我上午早一点开始，就能享受下午的时光：我可以去游泳，去看望闺蜜……不过必须天一黑就睡觉，仅此而已。

我体健如牛。当然，1月份我因为腰椎间盘突出动过手术，但已经完全康复了。随后不久我就恢复了身体锻炼，特别是骑自行车。

上周六，我又骑了50公里，和以前一样。我还对自己说：“好了，手术已经彻底成为历史了！”当时天气很热，我还清楚地记得我们的自行车队抵达波达尔斯公园小树林时那种凉爽的感觉，这个公园位于斯特拉斯堡市美丽的罗伯特索街区。或许正是因为这温差的变化，使得我的咽喉感觉有些不适……但这无关紧要，由于并没有发烧，我就

[1] 罗得岛是爱琴海上的一个岛屿，位于南斯拉夫群岛的最东端，它也是该群岛的主岛和希腊所辖最东的岛屿，距离土耳其仅18公里。全岛面积为1398平方公里，居民约为125000人，其中约一半住在岛北部的罗得市。罗得市也是该岛的首府和旅游中心。

只服用了一粒胶囊。第二天，我们受邀来到我哥哥吉勒贝尔家做客。当时我感到很累。如果不是为了见吉勒贝尔，我没准就不去了。这也没什么好担心的，真的，工作了一周之后，谁都会感到疲倦嘛！

我回想这些经历时，突然记得还有一个关于菠萝的细节……在公司的食堂里，我习惯于吃菠萝作为甜点。但是上一周，不知为何，它变得无法入口——我变得受不了菠萝的酸味。这种感觉非常诡异，好像我的舌头裂开了一样。我还发现，浇在鱼上的柠檬汁也是如此。我便索性不吃了。

最近几天，喉咙一直有点痛，上周日的运动疲劳和吃菠萝的反胃感也一直伴随着我。这是些可以忽略不计的小症状。病因未知，但无关紧要。其实我们的生活中总会时不时出现类似的状况，只要能恢复正常，我们也就不去计较了。只有当突发重病时，这些症状才会被视为征兆……

的确，7月13日天亮前，我还在浴室里一边听着音乐一边梳洗，就和以往一样，那时感觉良好。并非自夸，我已经57岁了，但自觉比很多同龄女性都要显得年轻。这当然得益于我对运动的热爱：自行车、游泳、高山远足、跑步（我已多次参加“斯特拉斯堡10公里跑”运动）。这也同样要归功于我的性格——大家都说我是个率性的乐天派，这一点都没错。我可不是那种轻易会变得消极沮丧的



人。最后，还有爱情这个重要的因素。雷伊还沉醉在梦乡里呢。我们的女儿卡蒂住在巴黎，她给我们生了两个超级可爱的外孙女——塞莉娅和梅兰妮。一切都很好，真的。我承认这个事实：我很幸福。生活很美好，我冒出这念头，并非因为我在7月14日国庆日前一天凌晨6点爬起来受到了什么刺激！而是我们计划好了，晚上去参加消防局的露天舞会。

我吃了一顿丰盛的早餐，在这新的一天开始时走出家门。我离开自己位于希尔蒂盖姆城中的公寓，这座小城在斯特拉斯堡郊外。通常，我会搭乘公司的班车，但是今天早上，我打算自己开车过去。于是我驾车朝20公里外的公司驶去。我在那儿已经工作10年了。我们公司生产供超市、机场、医院使用的手推车。在这之前，我曾在一家纺织厂当了20年的基层工长。那倒是个不错的岗位，可惜纺织厂倒闭了。于是我来到现在这家企业，走上了不同的职位。我在这里负责安装金属杆上的投币锁。用户往投币锁的孔隙中投入硬币，即可开锁取推车。根据不同场所的不同要求，这些投币锁常常被安装在不同的位置，有时在中间，有时在右侧，有时在左侧。

我工作时离不开螺丝刀，且必须站着。干这项工作很耗费体力，但我很好地掌握了工作节奏。这里是男人的天下，每一组工人